

人生之旅

趙鍾華著

趙鍾華著

人生之旅

白秋題



天山出版社印行

●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字號四七五〇 ●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二月出版

人生之旅

定價：台幣貳佰元整

● 電 話	● 地 址	□ 印 刷 者	● 撥 帳 號	● 郵 政 劃 號	● 電 話	● 社 址	□ 發 行 人	□ 出 版 者	□ 著 作 者
：(〇二)三〇九一六六八四號	：台北市萬大路四八六巷十一弄四〇號	：永 祥 彩 色 印 刷 廠	：第 〇 〇 一 六 九 七 二 一 號	：第 〇 〇 一 六 九 七 二 一 號	：(〇二)五三六一一三八一號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七巷二十一弄一號	：趙 鍾 山 鍾 出 版 社	：天 鍾 出 版 社	：趙 鍾 華 著 作 者

自序

這本文集是我自民國四十幾年起，三十多年來陸續在報章雜誌所寫的一些不大成熟的文字中，所選出的一部份，集結而成。三十多年來大約寫了將近百萬字吧。所以印一冊二十萬字左右的自選集，應是綽綽有餘的。但我之所以沒有過早印出，亦即遲遲猶豫未定，不是妄自菲薄，而是覺得像我這樣爲文的人，世界上太多了，車載斗量真不知凡幾呢，有資格夠份量出自選集嗎？孔老夫子不是說過「述而不作」（究竟孔子是述而不作，還是有述有作，如刪詩、繫易、作春秋等等，兩千多年來時至今日，仍未論定）。因此我們的師長前輩，常據以告誡，不要隨便「禍棗災梨」、糟蹋紙張。長者所訓，諄諄之誨，能不謹記在心。這也是不敢輕易印行的原因之一。隋文帝開皇九年，平定江南陳國，兩員大將之一的賀若弼，撰其所畫策進呈，題爲「御授平陳七策」。文帝却不以爲意的說：「我不求名，公可自載家傳。」賀若弼本欲「附驥之尾」，或者說拍個馬屁吧，沒想到碰了一鼻子灰。所謂「三代以下未

自一 序一

有不好名者也。」結果如此，誠可爲好名者戒。但天下事並不盡然。我在台大唸書時，陳捷先老師某次曾引趙翼詩句：「但得一卷傳，亦抵卿相貴。」是勗勉，抑別有接觸？問題是這一卷有否價值，能不能傳？

爲了定書名，也曾煞費思量。像這類書，最常見的是某某文集、文存、選集等等。但這種方式是書以人傳，須要有鼎鼎大名做後盾才行。我這無名小卒，搞不成適得其反。其次是以書齋爲名，古今通用的也很多。像梁任公的「飲冰室」等。這方面我倒有兩個齋名，「隕石軒」與「風雨樓」，分別承陳定山、馬壽華兩先生爲之題署，曾考慮使用，但仍猶豫作罷。自忖後生小子，怎能望「飲冰室」、「抱冰堂」（張香濤）的項背？再次是取集中一篇標題作爲書名，但此集四十篇中沒有一篇標題能概括全書的。無何，左思右想，還是像卜卦似的定了個書名。我也說不出它的意義。「事如春夢了無痕」，沈三白在《浮生六記》開卷就引了蘇東坡的名句。印個集子，大概就是這樣吧。

這個集子很雜，我知道。三十多年雖寫了不少文字，全屬玩票性質，隨興之所至，如無疆野馬。我喜歡讀書，也好模仿。惟喜讀書，水滿則盈；惟好模仿，別人寫新詩、寫小說、寫散文、寫專論、寫書評、寫……，我都想試試，所以爲文就雜了。尤其是「不務正業」（這句話給我深刻印象的是有次我去榮總醫院看病，那位醫生的大名，正是不久前偶在報上讀

到我極欣賞的一篇文章的作者，就隨口讚美了一句，他倒一本正經的連稱不務正業而已。）可不是，他的正業是醫生，我也是業餘旁鶩。結果這嚕嚕，那試試，自然就走上了樣樣通、樣樣鬆的不歸路。

選集稍稍著重在一些短篇的思鄉懷舊之作。非關偏愛，原是斬不斷的情結。三十八年大陸變色避秦來台，我們一九三〇年前後出生的這一代，正是說大不大的年輕小伙子，誰無父母兄弟姐妹，誰都有一個溫暖的家。而一旦在兵荒馬亂之中，槍林彈雨之下，狼逐豕奔，四散逃亡，流離失所，羈旅異鄉，心靈怎能不遭受創傷！而來台之後，原指望局勢好轉，早返家園，重敘天倫，却不料海峽天塹，雷池難越。因此，苦苦等待的日子，一天天的飛逝，思親懷鄉之念，則漸漸的越積越濃。挨到民國五十年左右，大家都忍不住了。記得當時的報章雜誌，有一段時間，觸目皆是父母妻子思念之情，故園河山縈懷之戀。隨波逐流，我也不知不覺中，竟跟著大家一吐心聲。今雖時過境遷，敝帚自珍，或可作個歷史見證。

說實在，不管承認與否，我們這一代多少都受到民初「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特別是對寫作方面較為有興趣的。白話文自不用說了。像新詩，我的確曾對之非常「迷惘」過。「著迷」加「悵惘」。有那麼一段長長的時間，真是日思夜夢，口誦心惟。閱讀、欣賞、試作。日積月累，咿呀啊的，居然也寫了不少篇章。可是越寫越覺得非驢非馬，不知所云。寫、寫

，當我偶爾把幾首宋詞拆開平排起來，如陸游的「釵頭鳳」等，老天！這不就是新詩嗎？假定它是「杜鵑窩」，我們今天的新詩能「飛越」嗎？罷、罷！只怪自己沒有詩的靈性。從此擱筆，不再搞這「撈什子」了。舊作一燒了之，所以這個集子之中，新詩闕如。

此外，集中選了一篇「影響西漢政局的呂竇王三后」，是收入在「秦漢史十論」專集之中。兩篇關於紅樓夢的文字，另收入在「怎樣欣賞紅樓夢」一書之中。三篇有關軍事方面的文字。其中「中國軍人的特色」，本甚平平，不足示人。但因是最早的一篇，民國四十三年刊於當時全國最大的報紙——中央日報軍事週刊。那時初出茅廬（剛從陸軍官校畢業不久），蒙主編青睞，多少有些鼓勵作用。故未割捨，紀程之意也。「昆陽之戰」，是當時計劃將我國歷史上幾個關鍵性的大會戰，一一寫出，分析研究，或有參考價值。這種大會戰，直到近代三十七年的「徐蚌會戰」止，非常重要，往往決定一個朝代或是政權的存亡絕續，惜未完成。這和我擬寫的另一軍事專論「列國軍官制度比較研究」一樣，由於慵懶，也是無疾而終。

四十八年全國招考第一期社會青年候補軍官，錄取者接受一年的軍事訓練，畢業後以少尉任用，服務三年退役，升至中尉，我時擔任隊職官。因我也曾擔任過幾期大專畢業的預備軍官訓練班隊職，兩相比較，差別極大，便覺得甚有商榷的必要。所以就寫了「論我國現行

候補軍官制度」一文，仍在中央日報軍事週刊發表。當時不過略抒個人管見而已。沒想到引起了國防部有關人事方面的注意，轉載該文（兩年後朋友告訴才知），列爲參考。後來果然候補軍官制度改弦更張，演成今日七年制的專修班。而大專畢業的預備軍官訓練班，也是一變再變，迥非四十三年第一期起至第五六期三易其校代訓，而無一專責訓練機構的原始面貌了。這是我寫作中的插曲之一，想來不禁莞爾。

集子中收入了幾篇短篇小說，算是聊備一格。差不多有二十年沒有寫了。以今視昔，要我自己下個評語，該說它是老式的吧。那麼小說也有新式的嗎？當然有。君不聞什麼「意識流」啦，「印象派」啦等等。我是好久不搞這玩藝了，未免陌生，說不定意識流現在也落伍了。民國四十幾年到五十幾年的那段時間，我也曾對寫小說投入了極大的興趣。之後就中斷了，而且澈底的中斷。當然意識流興，自覺跟不上時代是一關鍵。再就是自己的性格，一向獨來獨往，不拉關係，不攀援依附。我到處投稿，寫了這麼多年，迄今爲止，不認識一位編輯，誠屬孤獨。我親見親聞，許多搞文藝的，總免不了最後搞個小圈圈，一人得道（主持或主編某刊物或某報副刊），雞犬升天。這原不足爲奇，所謂「物以類聚」，只是我自己不崇尚罷了。想想，各報章雜誌可供發表的園地，極其有限，尤其那些年裏，各報副刊未擴版，每日只能容納數千字而已，真是僧多粥少。三千弱水，何必硬要去爭一瓢！因此，如果寫了

沒有園地發表，豈不也是苦惱，只有停止不寫罷了。不過我自忖，中斷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興趣太廣。本來一個人對凡百事務產生興趣，是件好事。可是太過廣泛，便沒有重點，由博而約，戛戛乎難也。而更遺憾的是來台以後，除了《紅樓夢》之外，幾乎沒有卒讀一冊中外當代的長篇巨構。既想寫小說，而不繼續充電，何來光亮？宜乎不得不中途而廢了。

惟在大陸中學時代，倒是「偷看」（所謂偷看是沒有聽從父母師長的勸導，在學期間不准看課外書籍的意思。）了不少。中國歷史演義與俠義小說之類等等當然包括。其他現代小說，像巴金、茅盾、老舍、曹禺、曾樸以及抗日勝利後的無名氏等人的作品等，也適逢其會的在同學們之間互相交換傳觀。說到大陸上的這些作家和他們的作品，因為三十八年天翻地覆的大變局，造成一個國家兩個政府，這些人留在大陸沒來台灣，所以他們的作品在台灣都成禁書。因之我們當時尚是毛頭小子的中學生，適逢其時的看了他們的作品，連帶的也就不期而然的「噤若寒蟬」，不但談都不敢談，更不敢承認曾經一睹為快了。其實平心而論，只不過他們身陷大陸，作品又有什麼問題？既或有問題，以我們半不大乳臭未乾的中學生來說，除了正課之外，囫圇吞棗，草率的看了一下，不過滿足一時好奇之心，連欣賞文學藝術的程度都不夠，遑論其他？但話雖如此，我們在台灣確確實實的禁了三十多年，直到近年始開禁，是不容諱言的。

還記得三十八年自武漢來台，我的一位同學好友，隨身帶了幾冊嶄新的巴金、茅盾作品，他本愛好文藝，而且當時亦非禁書。但來台之後，可真令他煩惱。好則這幾冊書只我一人知道，我既未打小報告，又不檢舉，總算使他放了一個心。但要丟棄或毀掉也非易事。因我們都是阿兵哥，過著團體生活，一舉一動，無不衆目睽睽。他天天爲此事擔心的不得了，因爲當時如果查出私藏禁書，便是「思想問題」了，一旦戴上了「紅帽子」，重者有性命之憂，輕則也永不翻身，誰不害怕。惟不久他考取了幹校，終於在離營之際，找機會統統燒了，心患既除，一了百了。

提起這些人的禁書，別的我不知道。惟獨無名氏的兩本「北極風情畫」、「塔裏的女人」，早在民國四十一年，就有人翻印，出現在高雄大舞台戲院附近的書攤。但紙張印刷都非常粗糙惡劣，且有刪節情事。因我早已看過，也就不屑再爲之一顧了。記得那時的預官都在鳳山代訓，高雄是假日的唯一去處，自然接觸到無名氏的禁書，有幾位同學還和我評論「塔裏的女人」結局太走樣了。因爲小說是屬於文學藝術，而藝術的含義，我一向認爲是很主觀的，見仁見智，自由心證。這都是些往事，不自覺的在自序中跑出來，該算是題外之題外了。毋寧是「廢話」「又來廢話」。（註：二者均爲洪炎秋先生的文集書名。）

一序 自一

我忽然中斷不再試寫小說，除了前述原因外。還有一層心障，那就是每逢我翻閱名家小

說作品時，心情極為矛盾，總以為要讀的書實在太多了，小說之類，緩一步讀吧。這和我在中學時代便學會下圍棋，迄今三四十年，却一點長進沒有，其心態是一樣的。三國時吳韋曜著「圍棋無益論」，謂圍棋「妨事費時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學無所成。」可謂深獲我心。當然我並未放棄閱讀的習慣。但究竟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呢，抑或東隅桑榆皆失？在篩選這個集子時，也略為定了個標準。諸如捨去了應酬，捧場，為人作序，捉刀，補白，以及帶有政治色彩與自己都看不上眼的文字等等。我曾主編過一個藝術刊物好幾年，補白的文字當然寫了很多，但這個集子中一篇也未取。不過儘管如此，依然覺得未免濫竽充數，尚祈讀者賢達君子不吝指教批評是幸。

本集內容複雜，故在編訂次序上頗費周章，乾脆以發表時間先後為經，較為合適。但偏偏早期的幾篇却屬於軍事方面的。又覺得一本選集的開章便那麼嚴肅，有煞風景，（這裏須要說明一下。當年我穿上「二尺半」做阿兵哥，差不多和《紅樓夢》裏襲人的下場一樣。亂世坎坷，原非初衷，我另有專文敘述。）因將時間由後向前排列，有無長進，脈絡依然可尋。

引起我寫作的最大誘因，緣於喜歡讀書。而讀書習慣的養成，則要歸功於母親的管教。母親本不識字，但因我三個哥哥啓蒙，都從「三字經」讀起。所以母親完全聽會了整本的了。

字經。因此當我未入學之前，母親就教我讀背了三字經大半本，而且經常以三字經倒數的三四句文「勤有功、戲無益」作為管教的口頭禪。從我入學開始後，母親就不斷的耳提面命，讀書，讀書。只要有一點時間，便約束得緊緊的。不准擁有過多的玩具，不放縱絲毫時間玩耍嬉戲。我想世間恐怕沒有一個兒童不貪玩的，可是母親硬是有她的本領，能使頑石點頭。苦苦的挨過了貪玩的童年，及至到了中學，也許習慣已經養成，真的「性相近，習相遠」了，竟自動自發的喜歡讀書起來。甚至以後隻身流浪，作客異鄉，更能謹記母訓，時時警惕，不忘讀書。是以這本集子的前扉頁上，特別獻給母親，永誌感念。

最後謝謝內子郭雪月對我的諒解。雖然他嫁了個不事生產的「書呆子」，而未嘗有所怨艾。在這個工商發達、功利主義高漲的社會裏，人人無不蠅營狗苟，競奔「錢」途，但當我解甲歸「商」多年後，再入台大唸書，她終於說了句：「人家都在拼命賺錢，你不但不如此，反而悠閒去讀書。」真是又愛又恨，所以無言以對。我想如果她連這句話都不說，那豈不是呆子加呆子，神經都有問題哩！人生最可貴的是「適性」。不為環境所迫，不為人事屈從，我得能自己走自己的路，內子的諒解誠可感也。

一序 自一

本書封面承陳白秋先生精心設計，並對全書作最後校定，至深感激。白秋兄書畫文章，一時俊秀，過從二三十年，亦師亦友，甚為相得，謹於篇末，特綴數語，再致謝意。

人生之旅

目 錄

自序

明晃晃的刺刀

——散記母親之三

滄海桑田話石鼓

影響西漢政局的呂竇王三后

杜甫詩中的書畫家

關於鵲巢鳩佔

美國人與鎗

圍棋趣談

雜說煩惱絲

一	一
一	一
六	一
一五	六
六三	一五
八九	六三
九五	八九
一〇二	九五
一二四	一〇二

難忘的兩次體罰

——記我的父親

從紅樓夢幾則笑話看寫作技巧

說小偷

紅樓夢寫作技巧探微

說話的藝術

湖北的鳥

吃清明會

漢水之戀

故園名稻三粒寸

談喜鵲

油燈

可吃的花

蝗蟲

蝎子

一三二

一三八

一五二

一六〇

一七二

一七四

一七八

一八一

一八四

一八八

一九一

一九三

一九五

一九九

娘廟燒香	二〇三
踏青	二〇六
花紅	二〇八
——襄陽的名產	二〇八
江陵懷古	二一一
江陵的魚鷹	二一六
氣象萬千的沙市	二一九
洞庭一瞥	二二三
孔明燈	二二六
漫談盒子焰火	二二九
女性之光海倫凱勒	二三三
別緻的獎學金	二三七
公車姻緣	二四三
一封信	二五一
朝武當	二五九

憶襄陽

二六二

我家牧童

二六五

我是騙子嗎

二六九

論我國現行候補軍官制度

二七五

昆陽之戰

二八一

論中國軍人

二九〇

明晃晃的刺刀

——散記母親之三

「土匪來啦，快跑啊！」

正在各山坡地頭裏做活的男子們，大聲的互相呼喊著，警告留在村子裏的婦孺們趕緊躲藏。

午後，晴空萬里，初秋的太阳，正艷麗的高掛在天上，熱辣辣的照著農村大地。我坐在牆院的門檻上，看著母親出出進進裏裏外外的操忙。一聽到土匪來了的呼喊，即嚇得魂不附體，本能的奔向母親。母親沒有絲毫猶豫，抱著我就進了大院，穿過廳堂，跨出後門。後門外有一片大竹園，密密的竹林，遮天蔽日。在竹園裏母親把我放下，思索片刻，又抱起我出了竹園，向新墳園的方向跑去。

屋後是一個緩斜的山坡。母親可能想到，後門外的竹園是絕對藏不住的。土匪來了，先到屋裏搶劫，翻箱倒櫃；然後抓人綁票，大人小孩，綁去一個，勒索贖金。竹園緊鄰房舍，